鮚埼亭集外編

鄞　全祖望　紹衣

記七

明初學校貢舉事宜記

偶閱永樂大典載明洪武八年中書省御史臺禮部所奉聖旨頒行學校貢舉事宜彙當時所以作人者幾乎有三代之風而惜其後之盡廢也因撮其大略參取他記以補實錄之所未備

明初生員分二等有府州縣學舍之生員有鄉里學舍之生員府州縣學舍生員有定額自四十人以下爲差

月給廩餼而鄉里則凡三十五家皆置一學願讀書者盡得預焉又謂之社學葢卽黨庠術序之遺也府州縣學生員責任守令於民閒俊秀及官員子弟選充守令親身相視必人材挺拔容貌整齊自年十五以上已讀論語孟子四書者乃得預選在內監察御史在外按察使行部到日一一相視有不成材者黜退更擇人補之其所業自經史外禮律書共爲一科樂射算共爲一科以訓導分胄掌之而教授或學正或教諭爲之提調經史則教授𦒿親董之自九經四書三史通鑑旁及莊老韓畧侵晨學經史學律飯後學書學禮學樂學算晡後

學射有餘力或習爲詔誥箋表碑版傳記之屬其攷驗時觀其進退揖讓之節聽其語言應對之宜背誦經史講明大義問難律條試以斷決學書不拘體格審音以詳所習之樂觀射以驗巧力稽數則第其乘除之敏鈍學者茍能是是亦足矣使如此實心率而行之而眞材不出者未之聞也其討典則守令與教官各置文簿報之而巡按御史按察使爲政守令一月一攷驗有三月學不進者教授輩及本科訓導罰米巡按御史按察使一歲一攷驗府學自十二人以上州學自八人以上縣學自六人以上學不進者守令教授輩及本科訓導罰

俸府學自二十四人以上州學自十六人以上縣學自十二人以上學不進者教授罷及本科訓導罷黜守令笞生員有父兄者亦罪之三年大比貢至行省行省巡按御史拔其尤者貢之朝守令即并其妻子資送入京恐貽其內顧也天子臨軒召見皆令其說書一過期於可行繼試之文字試之射試之算即文字不工而射算上者亦取焉故樸菴小乘載國初有經明行修科工習文詞科通曉四書科人品俊秀科言有條理科精習算法科諸科備者爲上以次而降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即此謂也其用之也有徑以爲御史者有以爲知州知

縣者有以為教官者有以為經歷縣丞等官者有以為部院書吏奏差者有以為五府掾史者不拘一例若鄉里學舍則守令於其同方之先輩擇一有學行者以教之在子弟稱為師訓在官府稱為秀才其教之也以百家姓氏千文為首繼及經史律算之屬守令亦稽其所統弟子之數時其勤惰而報之行省三年大比行省拔秀才之尤者貢之朝守令資送妻子入京天子臨軒試之加以擢用其學舍生員則俊秀者升入學補缺食餼不成材者聽其各就所業是當時立法之始直以三代人材望之天下而豈意行之之不久而中替也自鄉里無

需次之生員而學宮之中一爲增而再爲附人愈多而習愈惡自六藝之教蠹弛而帖括講章之學可至卿相自守令之責不先而諸生之不肖反有進而挾持官長者馴至憤時之士竟以生員爲蠹世之物而謂必廢之而爲可以救世嗚呼曷亦取太祖頒行之事宜而讀之可也明初辟召之典亦不一科有耆儒有明經有茂才有懷才抱德有賢良方正有孝弟力田有聰明正直有文學有孝廉有稅戶人才有儒士錯出離蓋如全思誠以耆儒鮑恂以明經直補閣學則曠典也

洞霄宮提舉題名壁記

宮觀之制詳李心傳朝野雜記其在大滌山之洞霄宮者竹垞言之備矣然曝書亭集所記自建炎元年始予

攷宋宰執之首領洞霄者吕惠卿章惇林攄而蔡京亦嘗以閣學一領其任雖其人不足稱而官不可泯也乃復重緇正史參之野記則卽建炎以後者竹垞亦尚朙有所遺予友趙谷林請更書一通以補洞天掌故之闕宰執之領宮祠大率以殿閣學士繫銜而年表中亦有但稱其階者章惇以通議大夫富直柔李璧以中大夫醋正以光祿大夫是也宋之以殿閣寵舊相者觀文資政始有大學士之名其餘皆無之而年表紹興二十四年史才以端明殿大學士提舉乃誤文也職官志謂宰相不爲大學士者自紹興元年范宗尹始而年表宗尹

以大觀文提舉均屬衍文宋史舛戾如此最多竹垞記中亦或因仍書之姑舉一隅以見厓略未始非尼史之一助已若程公許傳再提舉玉隆觀未嘗在臨安奉祠其傳言史嵩之冤喪以大觀文領洞霄公許劾之竹垞不詳閱傳文遂以公許列記中是則誤之甚者若翟汝文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見郡齋讀書志而竹垞取其靖康顯謨原職書之皆失攷也至其謂待制以下官嘗屬提點主管之職略而不書今攷宋史則横行右職自左武大夫以下尙得提舉宮祠而朝野雜記謂從官係銜皆爲提舉庶官則曰主管是待制諸官原屬提舉特宋

制外祠得以餘官充而京祠則用大臣洞霄自臨安爲行在已升內祠故自紹興以還無復侍從莅其任者耳亦非如竹垞所云也今所書一百五十八人之中祗蔡諳以集英殿修撰提點則宋史本傳明書之蘇僑以直龍圖閣曾詹以直祕閣主管則汪藻張守所作墓志明書之皆未有冒稱提舉者也

宋紹興學宮禊帖舊本記

穆陵十集蘭亭凡一百一十七種江東諸府州所有摹本皆預焉獨吾鄉無之此闕事也然予攷唐帖中有勾章令滿騫五字者爲蘭亭最古之本其中有開皇年號

以爲六朝以來祕府所藏唐太宗以賜韓王而崔液爲之跋其後江南國主以撥鐙書法題之而徐鉉爲之記其後又有紹興庚申史應物跋應物三傳而歸於吾鄉之李元泊少裴而攻媿先生記之是則吾鄉蘭亭第一掌故也唐人摹本以蘇承旨易簡本爲最承旨有三本其一歸於吾鄉之嬾堂舒學士嘗與元豐諸賢觀於鄞城南之崇法寺精神無毫髮恨是第二掌故也趙侍郎明誠本前有龍眠蜀紙畫王右軍像後有明誠跋明誠夫人李易安寓吾鄉之奉化故歸於史氏有紹勳小印是第三掌故也薛嗣昌定武本藏張衞公孝伯家者葢

又次之攻媿先生所藏有王安國題者當又次之高續古所藏有王厚之題者則又次之曹南吳志淳來鄞有瘦本九靈山人定爲薛氏之物其後歸於大慈寺僧而九靈跋之則定武別本也然則吾鄉雖無特摹之石登於十集而故家儲蓄皆嘗得其最精者然此猶以卷軸言之若唐初搨才本初出永興虞公所臨本藏趙明遠家者則眞吾鄉之土物耳數百年以來諸所藏者俱已散亡殆盡予所見者慈水姜湛園編修所藏定武本不損者其最也予家缸石損本其次也天一閣范氏有紹興學宮不損本又次之要皆吾鄉蘭亭之足登簿目者

范君永恒乞予記其家藏予乃詮次舊聞以題於後

宋神宗桃源書院御筆記

桃源書院舊在城西武陵之林末即王先生酌古堂也迨王氏之裔由林末遷瞿湖而書院未嘗移明初始爲官所有乃移之瞿湖獨宋神宗之御書歷七百餘年巍然無恙嗚呼是眞王氏之球璧也哉五先生之倡道其三皆以布衣終身即仕者亦不遂而先生獨邀宸奎之賜因與數也桑海歷刼天府金石之藏且不可保而是額乃獨留一若有鬼神呵護之者王氏之子孫其幸爲何如吾鄉之得拜御書者宋時自先生始其後遂日多

史忠定御香龍茶手跡高宗筆也明艮慶會之閣眞蹟
書舊學二字及送東歸諸詩壽皇筆也壽皇又嘗錄忠
定野菴分咏以賜魏文節公而忠定四明洞天之題光
宗在東宮時筆也史忠宣之滄洲鴻禧之碧沚寧宗筆
也史忠獻之慕硏理宗御製幷書者也鄭忠定輔德明
謨之閣安晚之圃及甬東書院趙清敏之直清亭乳泉
及安貧樂道王直閣之汲古傳忠陳清敏之世綸堂應
衛公之翁洲書院皆理宗筆也而鄭魯公未生忠定時
檮壽藏於塔嶺夢隔岸有菴高懸嘗充達三字擁以蟠
龍顏以泥金作紀夢長句以志之忠定稍長聞魯公語

遍閱釋道諸書不得其解魯公曰蟠龍泥金殆御書耶兒志之忠定旣相理宗偶於燕閒詢其家世以先夢對理宗卽賜此三字懸之嶺上以成其兆王元恭修至正志特載魯公之詩以為異聞其餘不見於紀錄者尚有之而阿育王天童雪竇諸梵所賜不預焉顧就中分別言之或中興以來賢相或直節不屈宗衮或以淸德或昌其子或表其師斯足與御書爭光者也亦有幸成夾日之功遂為當國之徑奎章愈富反滋物論者是在當日已難概論或求其傳或正不必其傳也乃若是額之存則四明之學統所係登其堂者肅然起酹古之思是

豈獨王氏孫子之球璧也哉爰再拜而爲之記

山陰縣西北葛仙人洞記

浙東山水之附稚川以名者最多然不可信山陰縣西北六十里有葛仙人洞則宋末南康高士葛慶龍也洞中雲霧淸瑟古蘚斑駁使人神骨淸冽洞前有一石像卽慶龍也洞中有石鶴軒然則王圭㣉理得鐫以侍慶龍者也洞旁多長松修竹風昧瀟灑然在山陰道中尙非絶勝而其所以得名則但以慶龍故予攷慶龍字秋巖又號寄漁翁又號江南野道人晚號飛筆仙人及老卜葬於山陰又號越臺洞主卽指是洞也南康人早年

嘗入匡廬學浮屠稱璹書記不樂中更爲道士卒返於儒潛溪聞之皐羽以爲卽廬山人者非也放浪江湖中巨公名卿酒徒劍客多與之游以上采霏雪錄中語其詩務出不經人道語甚者鉤棘不可句酒酣落筆颯颯不自止皆鵬鶱海怒欻起無際然爲人簡躁喜面道人過一有所忤卽發洩無留隱人亦知其磊落無他腸然多疏之嗜聞音樂又不甚解居一室雜懸欒王磬鈴醉後自揚扇撼之閉目坐聽般般有聲至睡熟扇墮乃罷以上見潛溪集初慶龍流寓鄞之南湖延慶寺其爲詩尙操唐律喜精整有什一集然多不自收存以上見淸容集則潛溪所云慶龍詩

乃其晚年之變境也晚尤落魄依王主簿居每遊石洞見樵獵過者必祝以爲有神慶龍乃刻已像洞前稱洞主（見潛溪集）年逾七十兒齒童顏終歲不澡沐肌體清潔衣無蚤蝨風日清美輒乘筍輿遊天衣雲門諸勝（霏雪錄）將死遺言葬我當於是洞且用儀衛鼓吹爲導使樵獵祝我如山神（潛溪集）故至今人稱爲葛仙予求慶龍所著集既不可得於諸書中見所載慶龍詩似非其至者求其如潛溪所云奇氣橫發欲騎日月而薄太清者未之見也慶龍以其才忽而釋忽而道忽而儒其究也慕爲仙爲神非果好怪也遭時之亂胸中殆有耿耿不可下者

乎而臯羽諸公未盡爲之表白然則慶龍之不盡見者豈徒其詩而已哉老友五岳遊人鄭性同遊聞予言曰然請記之吾將勒石於洞以爲慶龍慰重泉之靈且慶龍固亦吾鄉之寓公也爰序次而畀之

祭甲申三忠記

甲申之難左班十九忠臣其曾任吾鄉長令者御史王忠烈公故鄞令檢討汪文烈公故慈令吾鄉則御史陳恭愍公也忠烈文烈之令吾鄉愛民下士古來循吏所不能過故其殉難也鄞人歲以三月十九日祭忠烈於天封寺慈人則祭文烈於城西而忠烈有子瞻卿丙戌

嘗知鄞縣事其後殉於金華鄞人祭忠烈因以瞻卿配其後廢弛者六十年矣今年予與慈人鄭君南溪議於府城合祭之而增入恭愍董君愚亭遂謀爲置田以永其事嗚呼桑海之交吾鄉死國者六十餘人遂爲忠義之邦此固出於三百年之教化而忠烈文烈之所薰陶其時最近抑亦恭愍之所倡率也惟忠與孝歷百世而不可泯於斯祭也尚其有所觀感哉

題蓮花莊圖記

歸安姚兄薏田所居爲松雪王孫故址世稱蓮花莊者也松雪之先莫氏居之世稱宋乾淳宏詞世家者也松

雪之後歸於莘氏世稱㬎強莘令以善畫著者也然於是莊皆未嘗有圖咏者亦缺事也薏田居此已四世一日讀右丞孟城坳之句而有感也因令敬亭沈高士㮸厓繪之於素自爲文以記之而復徵言於予浙河東西山川皆清遠而吳興池亭臺榭之勝尤與杭越鼎足其在前人掌故所錄者至今尚令人神魂飛動顧惜其不可復按薏田謂陵谷之易以板蕩而丹青石綠遂足綿亘於天荒地老之餘而不朽耶畫師之神力未必若是之遠也則亦不過好事者之惓惓而已夫清景不羅俗物則其福命未有艾者是莊自季宋以來代有雅人居

之刼火頻乘靈光無恙葢其兦靈於大造者有深幸焉

蒔田以煙霞之癖驅使翰墨方且撰蓮花莊志用補前

人之闕而搜文獻以實之予聞清江敖叟繼公閩人而

居於苕上松雪兄弟師之其說儀禮在是莊也夫聲百

頃之旁嘗日書帶之草或者尚有存焉其爲爲我訪之

笠山圖記

東浙山陰之臨浦有小山焉葢一卷石之多也予友徐

君廷槐世居其地從而名之曰笠山因以爲字雍正庚

戌秋君以新進士需

召見與予密邇邸舍蹇驢短褐朝夕過從乃出舊所繪

圖屬予作記君爲伯調先生之孫少以文章雄於海內
珠盤之會所至傾倒其犖然而天性沖夷淡蕩遺棄一
切是以公車老困僅得一第即謝選人之籍乞改廣文
以歸論者惜之不知君之得於山水者深固不以盈虛
屑屑也雖然會稽古來山水之窟筆牀茶竈所堪枕流
漱石之區目不暇擯其最著者夏后氏之穴周官淮海
作鎮之山於越之臺右軍太傅修禊之亭祕書勅賜之
宅殘宋之攢宮皐羽白石冬青之寺抱遺老人之居青
藤之閣皆至今存君以笠山崛起雄長其閒振鄙斐而
成松柏可謂壯已山陰故予先人舊里有枌榆桑梓之

遺屐齒往返一歲數至獨於笠山未到茲披君圖幷讀自序蒹葭秋水之慕約略得之邇者笠山已束裝將行西風朔雁卽以此當離亭之句笠山歸其掃三徑以相待吾當乘春波南下過問伯調先生遺書再話春明舊雨時也

冬心居士寫鐙記

吾友錢唐金君壽門畸士也其博學好古似楊南仲古文詞似孫可之詩似陸天隨其磊落似劉龍洲潔似倪迂尤喜狹邪之遊似楊鐵崖而其癡甚雋遠似顧長康近似酈湛若以故奔走江湖閒所際會亦不少而年過

五十拓落如故初浙中學使者帥公蘭皐嘗以壽門應詞科之檄力辭不就而蹇驢之都下或問之則曰吾特欲觀徵車中人物果何等耳數月橐中金盡始歸壽門所得蒼頭皆多藝其一善攻硯所規橅甚高雅壽門每得佳石輒令治之顧非飲之酒數斗不肯下手即強而可之亦必不工壽門不善飲以蒼頭故時酤酒硯成壽門以分書銘其背古氣盎然蒼頭浮白觀之其一善攀東絹作烏絲嘗遊鐙市擇其品之最高者買歸以烏絲界之清瘦有寒芒請壽門作分書其上則石湖詩中所稱吳鐙不足道也於是壽門雖窮愁時時有戶外之屨

或以硯或以鐙其銘硯之多遂成一集而其寓揚也則鐙之行爲尤盛夫以壽門三蒼之學函雅故正文字足爲廟堂校石經勘太學不僅區區銘硯已也而況降趨時好至於寫鐙則眞窮矣雖然吾觀壽門窮且老顧其著述益深湛其平昔所嗜好一往而情深如故也則誠不能不謂之癡之至者冬心居士者壽門五十所別署也

遊華不注記

予以辛亥七月從歷下南歸先束裝之一日向羅學使竹園借騎往城東遊華不注峰以前此往遊時苦寒弗

果登而前輩盛稱鵲華秋色故再過之是日尙覺炎煹華陽宫沙門笑曰檀越之來不寒則暑山中亂石橫亙蹊徑蕪塞何自苦爲予不聽策杖至山半有洞賓祠葢遺山所夢地也沙門汲華泉至拾亂薪烹之小憩登其巓直見渤海時則天風颯颯始知秋氣山門青綠隱隱初有萌芽道元單椒秀澤虎牙桀立之語可爲神肖不能復措一詞沙門爲予言明德邸在歷下時此間花鳥之盛不下虎邱今則華泉一綫漸淤爲小溝遊人亦鮮過者於是西爽漸斜僕夫促駕遂循鵲山而西竹園方治具話別乃書此以柬之

謝御史再入院補題名記

桂林謝御史以言事得罪遣戍同官以其得罪也削去其題名聞者駭之不十年御史還

朝再入臺曩時同官㧕此舉者盡已外遷至藩使被逮入西曹於是臺中補列舊額而御史自爲之記以示予御史之言曰題名者特以其曾爲是官耳觀溫公諫院之文是稱職者題之以垂法不稱職者題之以示戒未有竟削其名者也予曰斯言固也然而削亦有例宋寇萊公之貶崖州也錢惟演於樞使碑中削之明阮大鋮麗逆案姜如須於行人碑中削之所削之人不同或可

詫或可快要其事固有之昔人有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其不爲時局所翻者固無幾耳彼奮然取寇萊公而削之者亦以爲實有所見而幾與姜如須之義憤同也御史昔所論者爲河南撫臣撫臣舊亦嘗在臺中其後貴盛無比彼同官者方且心慕而思效法之而惟恐不得也而御史乃操白簡以擊之至膺嚴譴則其快然而必欲削去之也固宜迫酷吏之奸私既著累巳見詰於
詔書又幸而遠死御史又
賜環重入臺使同官者而猶在臺則必重爲補也曷足

怪哉然御史之言又曰吾往者誠過過之可補猶此紉也予謂此特立言之體耳予於御史爲同館後輩辱相知最深薑桂之性非如橘枳梅杏之易移也此老倔強補過之說將無託之空言也夫

廣陵相公傷逝記

明太師劉文靖公之家居也楊文襄公以故相起爲三邊總督謁之洛陽里第文靖呰之曰公爲閣臣而今乃俯就此任政府之體吾恐其自公而褻也文襄有媿色予竊謂唐宋宰相其出爲牧伯而復入中書者不可指屈大臣愛國恩亦豈得以內外資地之隆殺爲去就文

靖宿德老臣而爲是言似乎不廣然有明官府之儀數則固如此故自吏禮二部及翰詹長官輒不欲外任以其損入相之望也今海寧相公陳公之夫人長洲相公宋公第四女也宋公六女長者適合肥相公李公之子宮詹學士其次適太倉相公王公其次適海寧顧侍郎其次即相公其次適長洲繆宮諭獨少女適陳氏者僅以甲科知南充縣襟袂相連俱在翰詹坊局淸華之選而宣麻者二開府者二前代晏元獻公以善擇壻稱亦未有若是之盛也方相公官吏部侍郎兼掌院學士已而出爲廣西撫軍當改吏部爲兵部去掌院銜夫人愀

然不樂者數日內外親表姑婦聞之皆不解其所以爭來慰問則曰少宰與翰長皆入相之資也今一麾而出委蛇纔官貲非恨事吾無以見仲姊矣聞者皆笑之而同館老成相告曰古人所以重世家者豈不以通明典故諳習體統有非小家子所能者乎今觀夫人之言乃知天下膏粱之貴其所見固自不同足以證明三百年來之史案相公撫軍數年入司工部已而卒正揆席則夫人已先卒矣沙堤拜命泫然流涕悵夫人之不及見也嘗語臨川侍郎李丈穆堂欲爲文以記之而侍郎轉以屬之予予以爲王事之不以內外分者人臣之誼也

若今之官翰詹坊局者不安於侍從之枯寂而垂涎於外吏之足以自潤甘去清華而思叢雜斯則可恥也是夫人之所不屑見者不特文靖所薄稱也是爲記

燕堂奉母圖記

江都馬母汪太孺人未昏守節歷經大吏上陳天子旌其閭初太孺人家居甫及笄忽有孤燕來巢日徘徊窻前不能去其家皆心惡以爲不祥而弗敢言也未數日而果驗太孺人嘆曰天定之矣既歸馬氏撫其爲後子閒熊甚篤閒熊稍長感柏舟之節而瞻懷於蓼子之恩惟以不當太孺人晨昏之意爲懼左右就養無

方太孺人曰汝何以事我其亦讀書敦行斯爲孝矣已而開熊學行皆醇備宦交絳幔之暇優游襟背融融如也內外親表乃其署其寢門曰燕堂以美之太孺人以天年終不幸開熊亦中道下世其弟秋玉流涕曰吾世母之大節則既有詔有祠有狀有志有表有家傳亦足稍慰靑燈苦發之素矣而吾見之至性其誰爲寫之者於是作燕堂奉母圖而屬予爲文以記之嗚呼太孺人當讀女戒之時貞愨已爲之感召斯其素行之足以陵霜蹈雪通於神明非猶夫一時激發慕義好名者所可比也世儒論此案者多泥禮文以相疑難或且摽女而

不婦之說以爲微詞予謂此在遺經有可旁證汪錡髫年而執干戈以衛社稷則孔子以爲可無殤也若如世儒之論則汪錡可以無死而死當在不弔之列矣而何以聖人不然又況太孺人之大節天且弗違先時而告其脐

九重雙闕之榮又何歉歟雖然貞爲之後雖美弗傳開熊之純孝天之所以報太孺人而弗負其節也開熊齋志以殁而又有其弟勤勤懇懇不欲泯其兄之遺行則又天之所以報開熊也然則一門之鸞停鶴峙皆燕堂之貞符也開熊名曰楚一字檜園秋玉名曰琯其少弟

佩兮名曰璐予徵車同籍也

江浙兩大獄記

本朝江浙有兩大獄一爲莊廷鑨史禍一爲戴名世南山集之禍予備記其始末蓋爲妄作者戒也

明相國烏程朱文恪公嘗著明史舉大經大法者筆之已刊行於世未刊者爲列朝諸臣傳國變後朱氏家中落以稾本質千金於莊廷鑨廷鑨家故富因竄名已作刻之補崇禎一朝事中多指斥

昭代語歲癸卯歸安知縣吳之榮罷官謀以告訐爲功藉此作起復地白其事於將軍松魁魁移巡撫朱昌祚

朱牒督學胡尙衡廷鑨並納重賂以免乃稍易指斥語
重刋之之榮計不行特購得初刋本上之法司事聞遣
刑部侍郞出讞獄時廷鑨已死戮其尸誅弟廷鉞舊禮
部侍郞李令晳曾作序亦伏法并及其四子令晳幼子
年十六法司令其減供一歲例得免死充軍對曰予見
父兄死不忍獨生卒不易供而死序中稱舊史朱氏者
指文恪也之榮素怨南潯富人朱佑明遂嫁禍且指其
姓名以證幷誅其五子松魁及幕客程維藩械赴京師
魁以八議僅削官維藩戮於燕市昌祚尙衡賄讞獄者
委過於初申覆之學官歸安烏程兩學官並坐斬而二

人幸免湖州太守譚希閔涖官甫半月事發與推官李煥皆以隱匿罪至絞滸墅關榷貨主事李尙白聞閶門書坊有是書遣役購之適書賈他出役坐其鄰一朱姓者少待及書賈返朱爲判其價時主事已入京以購逆書立斬書賈及役斬於杭隣朱姓者因年踰七十免死偕其妻發極邊歸安茅元錫方爲朝邑令與吳之鏞之銘兄弟嘗預參校悉被戮時江楚諸名士列名書中者皆死刻工及鬻書者同日刑惟海寧查繼佐仁和陸圻當獄初起先首告謂廷鑨慕其名列之參校中得脫罪是獄也死者七十餘人婦女並給邊益浙之大吏及獄

獄之侍郎鑒於松魁且畏之樂復有言雖有冤者不敢奏雪也之樂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產給之後仕至右僉都

桐城方孝標嘗以科第起官至學士後以族人方猷丁酉主江南試與之有私並去官遣戍遇赦歸入滇受吳逆僞翰林承旨吳逆敗孝標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鈍齋文集滇黔紀聞極多悖逆語戴名世見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錄孝標所紀事尤雲鍔方正玉爲之捐貲刊行雲鍔正玉及同官汪灝朱書劉巖余生王源皆有序板則寄藏於方苞家都諫趙申喬奏其事九卿會鞫擬

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棄市未及冠笄者發邊朱書王源已故免議尤雲鶚方正玉汪灝劉巖余生方苞以謗論罪絞時方孝標已死以戴名世之罪罪之子登嶧雲旅孫世樵並斬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剉孝標尸尙書韓菼侍郎趙士麟御史劉灝淮揚道王英謨庶吉士汪份等三十二人並別議降謫疏奏

聖祖惻然凡議絞者改編成汪灝以曾效力書局赦出獄方苞編旗下尤雲鶚方正玉免死徙其家方氏族屬止謫黑龍江韓菼以下平日與戴名世論文牽連者俱免議是案也得

恩旨全活者三百餘人康熙辛卯壬辰閒事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二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三

鄞 全祖望 紹衣

序一

周易義序

周易口訣義六卷本名周易義史文徽所著也文徽名徵河南人宋人避御諱作證自荆南田氏書目誤以爲唐宰相魏文貞公之書紹興中續編四庫書目亦因之至昭德晁氏始正其譌陳振孫謂三朝史志已載其書非五代人則唐季是已其人本末不可攷崇文總目謂史氏直鈔正義略刪節以便講習故以口訣名之今觀

其書亦有不同於孔氏者如臨彖八月有凶正義主荀氏以爲三陰之否文徽主何氏以爲四陰之觀則崇文月所云亦未盡然也但其談義理而略象數則王韓之家法耳唐人經學最草草見於史者不過數家易祗推蔡廣成一人廣成所著啓源十卷外義三卷明人一齋書目尚列之而予未之見其餘則陰洪道陸希聲東鄉助高定諸家恐皆無存者其幸得存者李鼎祚集解乃所以輯三十六家之緒言在唐人說易別爲一派其餘則郭京邢璹之書然則文徽易義足備正義以後之一種不可聽其無傳也五代則蒲乾貫有易學亦談象數

者總之關洛以前儒林寥略苟有傳者皆當存之以備時代不當苛論於其間爰論其書而藏之且爲之序其端

甘棠正義序

甘棠正義者梁陝州大都督府左司馬任正一之易疏也其書凡三十卷孔氏正義以爲藍本推演其說崇文總目尙載之則宋時其書未亡故樂平馬氏亦述焉明以後無復傳是書者而忽有唐長孫無忌等周易要義其書凡十八卷第一卷分上中下第二卷至第七卷分上下共爲十卷其編首備載永徽四年所上表長孫無

忌李勣于志寧以下二十四人連名署進謂六經正義穎達雖加討覈尚有未周爰降綸綍更令刊定臣等上稟宸旨旁摭羣書謹以上聞按唐藝文志及儒學傳正義之作凡四修而始成其初則穎達暨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同撰定（藝文志作李子雲王德韶）其後駁正者則馬嘉運趙乾協覆審者則蘇德融趙宏智（藝文志有隨德素王士雄）卒刊定於無忌等二十四人而後頒行是無忌之刊定此書誠有之然頒行在刊定之後則其書即今學官所具者非別有一種也故崇文總目云周易正義十四卷唐太尉長孫無忌與諸儒刊定則未嘗改名要義也吾取其

書讀之則顕異焉據云以其未周故有旁撫則必多出於孔氏之外者乃今以學官之本校之今本不及略例而是本附以略例之注一卷又每卦注以八宮世數爲今本之所無今本不載字音而是本有音其不同者不過爾爾然今本聯絡貫穿皆依卦爻爲次而是本則草草分條似反屬未定之藁今本每卦下一爻必有數語而是本或竟無之今本所言反詳而是本轉略則今本由於是本或增而或刪乃謂是本在今本之後謬矣故吾斷以爲是卽任氏甘棠正義而孔氏之所自出後人不知妄爲長孫無忌箋表改易其名離合其卷帙以欺

後世而不知其原委之歷然可攷也隋以前江南易疏十餘家今更無存任氏所作雖已備見孔氏書中然要其故物不可不加珍惜而略例注一卷遠出邢璹之前尤可貴也（秀水朱檢討經義攷亦疑是書即孔本而不知爲任氏）但陝州大都督府之名蕭梁時所未有當更攷之爰校其譌謬而別爲之敘

田氏學易蹊徑題詞

宋華亭田興齋在嘉定閒嘗設講席於國學六館之士皆北面焉不知宋史何以不傳之於儒林也其所著學易蹊徑二十卷在吳文正公纂言中頗及之今始得見

其書於都下宋人之言互體者黎洲祇舉漢上黃中二家今觀與齋之說又有出於二家之外其每卦一圖皆以正卦兼變卦而言而並取其正變之互嘗攷其所自出則吳興沈氏也沈氏謂睽三則下互爲離其變則上互爲兌即與齋之說也夫正卦之互在聖人取象或有時而用之若變卦之互非取象所及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不容兼正變而互之也或曰左氏陳敬仲筮詞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杜元凱謂此觀之否正卦之三四五爻爲艮變卦之二三四爻亦爲艮故曰山則固合正變之互言之矣與齋之所本者此耳予曰此筮法也筮法

合正與變而占之則亦得兼正與變之互而象之當聖人作象詞但發揮是爻之象而已安得預計其變而求合之將不勝其緒之紛矣易雖爲卜筮而作然要自有節次也沈氏不過偶一及之其說尚未及成輿齋則每卦列焉覔欲以之定互體之說竊以爲未安若其餘甚有佳者嘉定以後經師如此不易得也

曹放齋詩說序

放齋曹先生粹中吾鄉定海人也字純老李莊簡公光之壻宣和六年沈晦榜進士釋褐黃州教授莊簡由吏部尚書參預機務秦氏勢正盛聞先生名欲見之先生

辭焉私語婦曰尊公其能終爲首揆所容乎何不早去已而莊簡果被出嘆曰吾媿吾壻先生自是隱居終秦氏之世未嘗求仕莊簡退居著讀易老人解說而先生箋詩各以其所長治經嗚呼先生翛然於姻婭之膴仕而潔身於十畝之閒不媿其婦翁且加以先幾之哲焉可謂百世之師矣世有改修宋史者當附之莊簡傳中也張魏公晚年入相薦於朝通守建寧不久乞身而歸贈侍講深寧王氏解詩多有取於先生之說如據太始天皇之策包羲網罟之章爲天之八闋康衞之民謠以爲詩本而瞻彼旱麓以漢書地理志證之知爲旱山四

月秀萋以爾雅本草證之知爲遠志又引齊詩以定采蘋草蟲之先後其所引名言尚多有之而完書則意其不可得見矣忽見永樂大典中有之乃鈔而謀付之梓因念少時讀深寧四明七觀其於經學首推先生之詩今幸得拜而讀之矣翅南金不徒桑梓敬恭之思也自先生之詩說出而舒廣平楊獻子出而繼之爲吾鄉詩學之大宗慈湖之詩傳相繼而起咸淳而後慶源輔氏之傳始至甬上則論吾鄉詩學者得不推先生爲首座歟

荆公周禮新義題詞

三經新義盡出於荆公子元澤所述而荆公門人輩皆分纂之獨周禮則親出於荆公之筆葢荆公生平用功此書最深所自負以爲致君堯舜者俱由於此是固熙豐新法之淵源也故鄭重而爲之蔡絛以爲政和祕閣所藏其書法如斜風細雨定爲荆公手蹟其後國學頒行之板爲國子司業黄隱所毁世閒流傳遂少僅見王氏訂義所引而已而明文淵閣書目所有當猶屬政和底本顧世之人無從見今則無矣相傳崑山徐尚書雕經解以千金購之不能得雍正乙卯予於永樂大典中得之亟書而鈔焉會修三禮予因語局中諸公令

鈔大典所有經解而荆公書尤爲眉目惜其地夏兩官已佚終不得其足本也荆公解經最有孔鄭諸公家法言簡意核惟其牽纏於字說者不無穿鑿是固荆公一生學術之祕不自知其爲累也蓋嘗統荆公之經學而言之易傳不在三經之內說者謂荆公不愜意而置之然伊川獨令學者習其書容齋記毛詩八月剝棗荆公一聞野老之言輒改其說則亦非任情難挽者朱子於尙書推四家荆公與焉且謂其不強作解事而禮記之方馬數家亦稟荆公之意而爲之者至今禮記注中不能廢爾雅成於陸氏而以其餘爲埤雅既博且精彼其

門人所著尚有不可掩者如此至若春秋之不立學官則公亦以其難解而置之而並無斷爛朝報之說見於和靖語錄中所辨予觀宋志荆公嘗作左氏解二卷則非不欲立明矣荆公又嘗與陳用之許允成解論孟然則去其字說之支離而存其菁華所謂六藝不朽之妙艮不可雷同而詆也而況是書又荆公所最屬意者乎荆公之書五官而已有鄭宗顏者采其說別注攷工記二卷今新義已缺其二而攷工尚有存者幷附之

史衞王周禮講義序

予嘗言吾鄉經學先師陳文介公於諸經俱有論說此

外易則王處士茂剛春秋則高侍郎閌高處士元之詩則曹通守粹中舒通守璘楊教授銖尚書則袁學士燮周禮則史丞相浩鄭教授鍔皆鼻祖也衛王之書孝宗爲建王時在講筵分講其書自天官起止於地官司關一十四卷中興藝文志謂其多所啓發孝宗稱之者也當宋時有雕本今則無矣明文淵閣書目有之康熙中崑山徐尚書請權發閣中書付志局則皆殘本而是書天官自司書以前俱闕地官以下闕

禮記輯注序

禮記之學莫如櫟齋衛氏之書爲大備其序有云世人

之言惟恐其不出於已吾之言惟恐其不出於人可謂述古之名論也然其書綜羅極博而竟未嘗有所折衷意欲使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其不得列於學官者亦正以此櫟齋之後吾鄉黃文潔公始取其書釐而定之刪繁就簡最爲有功文潔自鈔諸經惟禮記爲成書別號禮記集傳而世之人鮮知不能取以易陳澔之陋學爲可嘆也有明經術稍衰然說禮如南山叔陽彭山浚川諸皆卓然可傳而竟有纘衛黃之緒者吾鄉萬先生充宗湛於經學六經自箋疏而下皆有排纂三禮爲最富三經之書其成帙不一種禮記爲最富方崑山通志

堂經解之未刻也樂齋之本世閒流傳頗少先生求之不可得會姚江黃徵君自山陰祁氏書閣見之遽售以歸踔急足告先生而中途爲書賈竊去先生日以吾所見未必較樂齋爲少乃自注疏暨陳馬方陸而下錯陳而貫穿之豪鈔摘抉裒然成編俄而或以其本至取而讐之則凡樂齋之所有者無不在後乎此者倍之而和齊斟酌審異致同極之於繭絲牛毛之細直足過樂齋而抗文潔先生曰吾於是可以無憾矣先生之書其盛傳於世者莫如學禮質疑蓋條禮經諸大節目前人聚訟未決而詳爲論定者也是書則以部帙之繁未有能

梓者予從其家借鈔之徵君嘗謂學不患不博第患不精充宗由博以致精故其書必傳雖然時風衆勢方窮老盡氣於帖括而未有極出於已者固無有出於人者直罔聞其能讀先生之書者恐亦難其人也

春秋輯傳序

春秋筆削之旨如高山深谷不易窺探故有爲三傳之所不得而啖趙見之者有爲啖趙之所不得而宋元諸家迭相詰難而見之者甚矣夫會通之難也往者姚江黃徵君以經學大師倡教浙東西之閒嘗欲推廣房審權會稽衞湜諸君之緒大修羣經而首從事於春秋先

令其徒薈萃大略輯爲叢目只篇首春王正月一條草卷至五大冊猶未定徵君笑曰得無爲秦延君之説尙書乎度難以成編而止萬充宗先生者徵君之高弟也不以爲然退而獨任其事取其重複者去之繁蕪者删之分別門戸芟匯而爪疇輯成二百四十卷一夕爲大火所燼徵君爲之悵然時先生方纂禮記解旣畢復重輯之而先生巳病猶矻矻不勌至昭公而絶筆方易簀時顧左右而言曰吾魂魄中不了季武子立後一事彷彿劉原父權衡在目前也嗚呼士爲科舉之學遺經長束高閣官羊市餅總不識爲何物先生竭膏肓之力繼

之以死可謂志士也已故徵君爲先生作哀詞擬之於宗汝霖之呼渡河先生之書卷帙旣繁嘗令嗣子九沙編修輯其自得之言爲學春秋隨筆四卷已行於世歲在己酉予從編修借鈔全本歸安姚世鈺欲使予續成之予曰昔林少穎解尙書於洛誥而下未備東萊補之自秦誓以逆泝焉至今兩家之書皆孤行而實合璧也顧予何人敢援東萊之例無已請以俟諸異日因卽書以爲序

高氏春秋義宗序

諸經箋故旣多必有集大成者出而摭拾之周易則李

鼎祚房審權尚書則林少穎詩則呂東萊戴岷隱禮則衛正叔周禮則王與之而春秋則吾鄉高端叔也端叔爲澶淵功臣瓊之後南渡後居四明家貧無書借之隣家不暇與櫛而讀之隣人憐焉遂盡發其書使縱觀已而受學於沙隨程氏學日以博故其於周易於毛詩於論語皆有撰著而摭拾之富至三百餘家者春秋也爲書百五十卷五上禮部而不第傅公伯成教郡以端叔爲經師令學者從之先是高憲敏公息齋嘗有春秋集註而端叔繼之故吾鄉稱爲春秋二高不以名位甲乙也然端叔之書之博過於息齋自予治春秋以來求端

叔之書不可得今年鈔永樂大典得之爲之驚喜雖頗有殘缺要爲經苑中所當珍惜也嗚呼以端叔之經學如此而厄於青衫以老嘗觀剡源所記謂其先塋在萬竹山中學者因稱爲萬竹先生然端叔實未嘗久居萬竹其居萬竹之大家爲王氏而非薄端叔之學毋端叔至萬竹王氏奉之甚嚴退而即嘆其無成惜其徒老以死豈知由今日觀之固有不以彼易此者乎端叔有恭甘甲乙藁其詩三千其文五百又作變離騷九篇曰懸晞志曰臣薄才曰惜來日曰感回波曰力陳曰危衷曰悲婎娟曰古祈曰繹思時以爲宋人擬騷者弗逮而是

時以詞賦取士詩亦非所尚故端叔之菜甘亦莫有取而嗜之者嗚呼世之以祿位容貌見斥於人者豈獨揚子雲也哉端叔之後在明爲陝西撫軍斗樞至今猶以讀書世其家

陳用之論語解序

荆公六藝之學各有傳者攷之諸家著錄中耿南仲龔原之易陸佃之尙書爾雅蔡卞之詩王昭禹鄭宗顏之周禮馬希孟方愨陸佃之禮記許允成之孟子其淵源具在而陳祥道之論語解有知者但見於昭德晁氏讀書志而已荆公嘗自解論語其子雱又衍之而成於祥

道長樂陳氏兄弟深於禮樂至今推之乃其得荆公之傳則獨在論語昭德謂紹聖以後場屋皆遵此書則固嘗頒之學宫矣或曰是書本出於道鄉鄒公而託於祥道予謂道鄉偉人也豈肯襲阮逸輩之所爲哉諸家爲荆公之學者多牽於字說祥道疵纇獨寡爲可喜也況荆公父子之論語不傳而是書獨存亦已幸矣予鈔是書盖於天一閣范氏前此崑山徐尚書開雕宋儒諸箋詁其得之天一閣最富而是書不預焉殆以其闕文訛字之多故置之予家居細爲校讐稍復可通欲竟窮經家之有力者取荆公周禮新義王昭禹周禮解鄭宗顏

攷工記注陸佃爾雅新義野是書合梓之以見熙豐之學之概無使蔡卞之詩獨行而未能也經師之作存於今者稀矣雖或不醇要當力爲存之乃敍以藏諸篋中

新雕五經文字九經字樣題詞

唐石經在關中者一厄於韓建再厄於向拱三厄於韓縝而當時之完本不可見金源以後累經修治迨明嘉靖乙卯地震而元以前之補本亦不可見吾友甘泉馬君嶰谷昆弟得宋搨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以爲是希世之珍也亟爲雕本以傳之予讀舊唐書頗譏開成石本之蕪累顧當時寫官既不一容不能無舛錯而張參唐

元度之書則固有功於遺經者也向嘗聞之顧先生亭林朱先生竹垞謂是二書自田敏後無鋟板者以與息於好事者之難以予攷之二書之刋於田敏已非石本之舊洪容齋云晉開運末國子祭酒田敏合二書爲一編以攷證俗體譌謬深寧王氏玉海亦云而婁機廣干祿字書竟稱爲田氏之作則開運所定者乃二書之合編册府元龜仍分列爲二者非也陳直卿云九經字樣一卷唐元度撰晉開運中刻本近有作石經攷異者疑其別爲一書不知此卽田氏之定本直卿因其卷首但存唐氏序文遂誤以書屬元度正猶婁機之竟以屬諸

田氏也田氏於五代時號爲儒林其校石經用功尤久且勦然擅改尚書盤庚之文於爾雅不識日及頗爲經師所笑其於二書猶幸其無甚改竄而要不若石本之猶爲可信也然則二書石本之舊蓋八百年以來無鏤板者嶰谷昆弟之爲是舉不可謂非補經苑之憾矣

張司業於唐史無專傳及攷范傳正之言唐世士大夫祭祖先能崇古禮不用紙錢者祗顏魯公與司業二家則其卓然有得於經又可知也韓退之集稱司業爲敦煌人亦言其有大名而石經之末又載司業有孫自牧官毛詩博士能以家本佽助元度列名參

校之次則經苑之能世其家者此皆足以補前人之遺也

重和五經字樣板本題詞

唐開成石經之末有張司業五經文字唐待詔九經字樣附勒於石暨晉開運中田祭酒合二書爲一遂成板本是爲五經字樣及宋重和中又重修之顧其書不甚傳乾隆辛酉得見於杭之趙氏係宋刻爲明文淵閣本吾友谷林徵士之子誠夫摹鈔之而疏開成石本之異同於其下前年揚之徵士馬四半查得宋搨開成石本巳雕之矣予乃亟令幷刻此編而誠夫書爲難得之書

令予題之按宋會要重和元年十一月丙子提舉成都府路學生翟栖筠奏王安石參酌古今篆隷而爲之說此造道之指南窮經之要術也然字形書畫纖悉委曲咸有不易之體世之學者從俗就簡轉易偏旁傳習既殊浸失本眞如期朔之類從月股肱之類從肉勝服之類從舟丹青之類從丹靡不有辨而今書者乃一之若此者不勝舉故幼學之士終年誦書徒識字之近似而不知正形甚可嘆也臣竊見國子監有張參五經文字唐元度九經字樣所以辨證書名頗有依據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說文而蔡許之學頗有未盡如是從

日而從月昏從氏而從民謬戾甚衆願詔儒臣重加修
定去其譌誤存其至當一以字說爲主分爻部類爲新
定五經字樣頒之庠序詔可於是太學官集衆修之然
則是書之作蓋荆公字說之嫡傳也予嘗謂荆公三經
之頒學官蓋已有勒石之漸而不果故嘗微洛人王耆
卿令箋字說耆卿祖擇之外孫也世受泰山孫氏之學
辭以所業不同而止而晁說之作儒言引崔浩所作石
經以諷及荆公廢而栖筠之爲是編猶此志也從來石
經之學必有小學之書以正文字故李陽冰在天寶中
欲寫石經則有說文字源開成則有張唐二家廣政則

有林罕說文字目而趙克繼預於汴京之役亦有古文篆韻然則重和之舉其殆欲述荊公未遂之志而卒不果耶荊公之字說予嘗得見之吳下其中蓋有卓然足以正前人之失者未可盡指為穿鑿故當時雖以山谷之不相苟合亦謂其妙處足以不朽是非雷同之徒所能知也然則是編也不亦可寶乎哉近日藏書之富大江以北推馬氏大江以南推趙氏皆開成之舊刻重和之編駢聚於二家其亦學者稽古之幸也夫

石經攷異序

吾友杭君堇浦纂輯石經攷異一卷蓋惜昭德晁氏之

書之佚而爲亭林顧氏拾遺者也自六朝以迄今古文之月剝日落不必水火盜賊蓋有坐消於風塵俗吏之手如馮熙常伯夫之徒而一二好古儒者孝皇表出求之片文隻字闕豈不重可悲夫其中尚有與堇浦討論者竊嘗攷熹平石經始於蔡邕諸公而邯鄲淳修之正始石經亦出於淳而嵇康等祖之魚豢魏儒宗傳序曰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始掃除太學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時淳方以博士給事中是補正熹平隸字舊刻者淳也衛恆四體書勢謂魏初傳古文者皆出於淳正始所立轉失淳法則淳於補正熹平隸字之外別用壁中

書寫一本爲正始之祖晉書趙至傳曰詣洛陽遊太學遇嵇康寫石經嵇紹亦曰先君在太學寫石經古文是即正始間事然則邯鄲石經之上接熹平者是隋志以一字爲魏刻之誤所自也其下開正始者是范書以三字爲漢刻之誤所自也楊衒之江式所言大抵皆因此而錯況黃初所補非僅舊碑之缺壞尙有增多於熹平之外者隋書五代史志一字石經周易一卷尙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九卷論語一卷又引七錄一字石經鄭氏尙書八卷毛詩六卷以較熹平五經之目其增多者更出誰人之手然則邯鄲氏石經

之功亦該矣若魏明帝刋典論事在太和四年隋志亦稱爲一字石經典論又屬黃初之後正始之前而酈元謂六碑附於正始四十八枚之次不又舛歟至南齊書魏佛狸於城西三里刻石寫五經及其國記則不必以魏本紀不載爲疑是時崔浩方領祕書與高允等共撰國記陳留江強即江式祖以進所輯經史文字授中書博士而著作令史閔湛郄標諂浩請取浩所注易論語書詩頌之國中以易先儒箋故幷勑浩注禮傳又勸浩以國記及五經並勒之石浩遂自鄴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充用樹碑平城之郊壇東方三百餘步用工三百萬其

後國訛既毀而石經亦不卒業斯本紀所以不載而僅見之浩及高允傳然觀浩奉詔書急就章而改寫漢隸爲代隸以媚其主則石經之爲所改亂者亦必不可數計謂其能存古文而傳壁學未必然矣董浦之書所以發摘前人之譌者嚴矣如愚所見或亦附而存之以備攷索之餘則未必非負暄之一得也

增修復古編題詞

吳興張有謙中吾浙中篆學之大宗也謙中自幼不務進取喜小篆潛心許氏說文其點畫之微轉側縱橫高下曲直毫髮有差則形聲頓異晁子止謂自陽冰前後

名人謙中格以古文往往有失其精博如此虞仲房謂覩徐楚金兄弟及郭恕先謙中之精密尤過之年五十餘始為此書手自寫之至六十而成凡三千言晚年棄家為黃冠游心世外最與陳了翁相契是書即了翁所序也嘗崇寧時以篆學知名者歷陽徐競明叔然觀李仁甫言則明叔攀援姻戚以入書藝局登進未幾旋遭汰斥其人不及謙中遠甚而仲房言其小學亦非謙中之敵是復古一編葢許氏之功臣也陳直卿又記謙中為林侍郎攄書母夫人碑一事曰手可斷字不可易林不能強善哉其風骨之高益足以徵其書之珍重也明

初吳均仲平又爲增修之旁收林罕鄭樵戴侗諸家以附於下其亦好古之士歟小學日衰留心於古文者已爲絕響吾故不能不於是書三致意焉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三終